

# 让人民文艺旗帜在北疆大地高高飘扬

——评“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艺术节”

◎包银山

为期10天的“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艺术节”于日前圆满落幕,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19支乌兰牧骑竞相绽放,以精湛的艺术表演展现了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,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给乌兰牧骑回信精神鼓舞下,我区乌兰牧骑牢记嘱托、感恩奋进、锐意进取的崭新风貌和时代风采,成为七北疆大地一道亮丽夺目的文化风景线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:“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。”“推动文艺繁荣发展,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、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。”在给乌兰牧骑的回信中,总书记深情勉励这支草原上的“红色文艺轻骑兵”,要扎根生活沃土、服务牧民群众、推动文艺创新,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、传得开、留得下的优秀作品。本届乌兰牧骑艺术节上,19场精彩演出、200多个新创作品,以及新人新作比赛的优秀节目,集中展示了乌兰牧骑通过“学·创·演”这一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创造性举措所取得的丰硕成果,呈现出新时代意蕴的新气象。

**主线意识贯穿始终,主题宣传唱响时代强音。**先进性是乌兰牧骑的首要特性,而先进性首先体现在政治上的先进性,集中表现为用艺术形式“为广大农牧民送去欢乐和文明,传递党的声音和关怀”。纵观参演作品,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贯穿始终,歌颂党、歌颂祖国、歌颂家乡、歌颂军民鱼水情、歌颂民族团结成为艺术节最强音符。传统马题材、非遗题材被赋予蒙古马精神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、北疆文化品牌等新时代内涵,焕发出全新光彩。托县乌兰牧骑的呱呱《唱响新时代》,以传统曲艺形式生动宣传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;正蓝旗乌兰牧骑的《红色嫩芽向阳生》,展示了在党的领导下,乌兰牧骑薪火相传、逐梦北疆的奋斗历程;太仆寺旗乌兰牧骑通过蒙汉两家两代人的故事,展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好图景;土右旗乌兰牧骑的《共筑中国梦》《幸福中国一起走》等歌曲,唱出了乌兰牧骑爱党爱国爱人民的赤子情怀。革命文化题材方面,土左旗乌兰牧骑的群舞《不忘》,激情演绎革命先烈英勇事迹;霍林郭勒市乌兰牧骑的乌力格尔《胜利的曙光》,展现了内蒙古人民抗战的壮烈篇章。生态文明题材同样精彩纷呈,鄂托克前旗的《天边的绿洲》、阿拉善右旗的《绿染大漠》等作品生动诠释了“三北”精神的深刻内涵。

**扎根生活沃土,永葆人民文艺本色。**群众性是乌兰牧骑的本质属性,“从群众中来,到群众中去”是乌兰牧骑永葆生机活力的根本所在。本届



艺术节上,创作者们紧跟时代脉搏,深入火热生活,推出了一批充满生活气息、反映人民心声的优秀作品。阿拉善右旗乌兰牧骑的《一生的守护》、二连浩特市乌兰牧骑的《千里万里守着你》等作品,生动刻画了边疆各族群众世代守护家园的感人故事;阿拉善右旗乌兰牧骑的小品《数字时代,别让亲情“断电”》,直面社会现实,呼唤传统美德回归,彰显了文艺工作者的社会担当;扎赉特旗的《稻乡飘洒幸福歌》、乌拉特前旗的《牧乐》等作品,艺术再现了农村牧区生产生活的良好图景;阿鲁科尔沁旗乌兰牧骑的《我的敖特尔》《新时代牧人》等节目,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农牧民的全新生活方式,他们创作演出的小品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》,通过描绘网络时代牧民的日常生活,既有浓郁的乡土气息,也不乏共性的网络特征;霍林郭勒市乌兰牧骑的《当“非遗”撞上“初恋”》则通过一对青年创业者的故事,展现了普通百姓的真实生活,讴歌了美好人性。

**服务中心工作,助推文旅融合发展。**时代发展对乌兰牧骑提出了更多更高的新要求,作为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品牌,乌兰牧骑在促进地区文旅融合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。本届艺术节以“歌游内蒙古 唱响敖勒川”为主题,目的就是以节庆丰

富品牌内涵,助推内蒙古文旅发展。艺术节不少作品立足当地特色资源,在晚会策划中巧妙引入旅游者视角,艺术化展示地方特色,为地方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增光添彩。正蓝旗的《查干伊德》、太仆寺旗的《钻石之恋》、杭锦旗的《大美北疆歌舞颂》、阿拉善右旗的《来吧,巴丹吉林》、科右前旗乌兰牧骑的岱日查《礼赞》、土右旗乌兰牧骑的二人台表演唱《内蒙古赞》、乌拉特前旗乌兰牧骑的歌舞《相约巴彦淖尔》、四子王旗乌兰牧骑的器乐组合《乌兰花的清晨》、达茂旗乌兰牧骑的四重唱《达尔罕茂明安原野》、霍林郭勒市乌兰牧骑的二重唱《草原在等你》和歌曲《壮美的内蒙古》等作品,或展示地方特色,或宣传全域旅游,体现了乌兰牧骑以文塑旅、以旅彰文创新实践。这些作品既满足了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,也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文化动能。

**推动创新转化,勇担新时代文化使命。**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是乌兰牧骑承担的重要职责,而北疆丰富的文化遗产为乌兰牧骑创作提供了不竭源泉。艺术节上,各地乌兰牧骑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方面成果丰硕,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“非遗里的家园”集中展示了民歌、曲棍球等非遗保护成果;扎赉特旗取材科尔沁民

歌的新民乐《乌云昂嘎》(鸿格尔)令人耳目一新;鄂温克旗的《博弈》《扎格达木丹》等舞蹈作品,则实现了传统艺术的现代表达;托县乌兰牧骑的古典舞《黄河韵》,展现了自然伟力和人文底蕴的交融共生。这些创新实践,让古老的民族与地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,为北疆文化建设提供了最具特色的艺术支撑。

**创作多元发展,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。**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,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的质量、品位、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更多样化了,因而不断创作推出具有时代特征、适应群众多样化需求的优秀作品,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,是新时代乌兰牧骑的使命担当和不懈追求。本届艺术节呈现出题材广泛、形式多样的鲜明特点。从内容上看,既有传统非遗项目,也有现代时尚元素;从形式上看,歌舞融合、诗乐结合等创新表现手法层出不穷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科技与艺术的融合为作品增添了新的魅力,如阿拉善右旗、四子王旗、霍林郭勒市、土左旗等乌兰牧骑的舞美灯光设计与节目融为一体,既现代又不失文化底蕴。同时,增强作品叙事性成为新趋势,许多团队通过故事化串联,使舞台表演更具感染力。四子王旗乌兰牧骑的群舞《杜尔伯特韵》传统中融创新,在现代灯光衬托下尽显端庄和华丽之美,而他们创作演出的小品《舒克贝塔》的草原任务》,让舒克贝塔这一经典动画里的英雄创造性地变成“草原小卫士”,通过演员自然流畅的演绎,生动表现了北疆儿女的家国梦想。

**旗帜引领方向,时代呼唤担当。**本届艺术节上,乌兰牧骑用精彩表现交出了一份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。这份答卷,彰显了乌兰牧骑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创作与服务的政治自觉,展现了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的创作追求,体现了讴歌人民、服务人民的艺术情怀。通过艺术节我们也看到了自身在创作上存在的不足和努力方向,切实切实加强政治理论学习,深化方针政策理解,更好地发挥乌兰牧骑政治宣传作用;更深入地扎根基层、扎根人民,从群众火热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,切实增强作品的烟火气、乡土味和时代感;更自觉地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转化,使优秀传统文化在开发利用中焕发新风采;更好地平衡艺术与技术的关系,让科技为艺术赋能,真正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和观赏性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,我们坚信,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,乌兰牧骑必将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,让人民文艺的旗帜永远高高飘扬在北疆大地!

## 抒情诗韵味的儿童传奇小说

◎温智慧

敖嫩高勒,汉语名贾月珍,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近20年,出版图书百余部,作品文字达500余万字。

《苍穹》是一部儿童励志故事题材作品,2024年荣获第五届“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”。该奖项由国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、“国际安徒生奖”获得者曹文轩发起。该奖项取名曹文轩经典长篇小说《青铜葵花》,旨在大力弘扬儿童文学创作“纯文学、真童心”本位的坚持,发现和培养更多的儿童文学作者,支持和鼓励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版。到目前,贾月珍已出版《吃烦恼的鱼》《小偷的花园》等儿童文学作品70余部,其中童话故事《山鼠的家》获第11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“索龙嘎”奖、电影剧本《蜻蜓》获第六届“中华宝石文学奖”等多项文学奖。

《苍穹》是一个少年折翼重新找回自我的故事。有语言障碍的额斯尔瓦痛失相依相伴的爷爷,面临着去上学,还是继续独自游牧的选择。他收养的年迈受伤的金鹰被盜、逃跑、重新成为“天空之王”的经历,带给他无穷的力量。他经过不断学习、观察、思考,独创了一支展现猎鹰一生的舞蹈,最后成功通过了艺术学校的招生考试,在艺校重新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。

《苍穹》的故事融入了很多民族元素,如蒙古族舞蹈、天人合一的自然精神等。作家结合自己儿子小时候,因为酷爱模仿表演而被亲人们嘲笑后,变得异常沉闷的成长经历,全情设定了一个到五六岁还不会说话汉语的蒙古族男孩,因为家境问题,不能在城里上学,只好回到牧区与一生放牧的爷爷在一起生活。爷爷去世后,小小年纪的他,不得不为自己的未来和生计做计划,尽全力拼一拼。在一救助金鹰与巧遇艺术团的过程中,他得到恰适的启发,开启了人生小小的创造与刻苦磨砺,书写了迎风成长的人生故事。

《苍穹》整个故事有明暗两条线,一条是语言迟钝的额斯尔瓦在失去依靠的困境中,通过自身努力找到人生方向和奋斗目标;一条是鹰王的一生,以倒叙的方式写出作为驯鹰的金鹰,自幼被驯鹰师进行残酷的驯练,成为赛鹰大会上的王者,到老去直至凄惨死去的过程。二者都要经历严酷的磨砺,都要面对不幸,都要靠自己逐渐强大,从而逆境突围。作家根据自己所熟悉的牧区生产生活环境的特点,切入故事,精心创作出一部融合“草原熬鹰”这一训练猎鹰的传统文化技艺、蒙古族舞蹈元素的儿童成长小说,深受小读者喜爱。

儿童文学作品在现时代的教化和启蒙功能显而易见。快节奏生活下,儿童教育呈现出急需的补位,儿童成长亟待教育规范,父母对孩子的溺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,家庭教育呈现苍白乏力的现实。这时,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教育抓手,那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,值得引发教育界、文艺界,家庭乃至社会的集体思考。

《苍穹》这部儿童小说受到国内文学名家高度评价赞誉。茅盾文学奖得主、北京作家协会主席李洱评价:失去亲人的少年额斯尔瓦与金鹰苍穹的命运息息相关。金鹰苍穹重新迸发出蓬勃生命力带给额斯尔瓦动力和勇气,艺术学校老师的鼓励则推动了额斯尔瓦的命运改变。某种意义上,金鹰就是少年,少年就是金鹰;著名作家、《小说选刊》主编徐坤评价:这是一部现实题材的青少年小说,讲述了一个折翼少年重新找回自我的故事,温情励志。小说文笔优雅,有蒙古族长调和抒情诗韵味;文学评论家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泉根评价:金鹰苍穹尚且能在年老之际重获新生,天高任意飞,少年苍穹更不能辜负蓬勃的生命力,虚度光阴。在爷爷去世后,金鹰苍穹的到来让少年苍穹获得了某种力量,他给金鹰疗伤,也从金鹰的身上感悟到生命的意义……一人一马一鹰一犬的组合出没山林、飞驰草原的生活虽然很难看到了,但积淀着浓厚民族风情的草原上的传统文化不能丢失;《当代》前主编、资深文学编辑洪波评价:一个有语言障碍的孩子,一只斯迈的猎鹰,他们相知相爱,相濡以沫,共同度过了各自的低谷,重新达到高光时刻。作品具有传奇性和异域知识性,可读性很强,更具价值的是,作品很好地塑造了蒙古族少年和金鹰的性格,使之形象丰满、生动、有内涵。作品叙述语言流畅,有抒情性,兼具现实浪漫色彩,是一部生动感人、反映草原生活和草原人民性格的优秀作品。

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)

自治区“五个一工程”获奖长篇小说——

## 《阿尔善河》:一部流动的“北疆史诗”

◎冯永平

在内蒙古高原的褶皱里,阿尔善河犹如一条褪色的哈达蜿蜒流淌。这条被当地牧民称作“母亲河”的水系,在作家韩伟林的笔下不再是简单的地理符号,而是承载着文明基因的活体文本。《阿尔善河》这部46.8万字的长篇小说以河流为经,以家族为纬,跨越70余年时光,细腻地雕塑、勾画出内蒙古北疆草原的沧桑巨变与北疆儿女的命运沉浮,编织出一幅关于文明嬗变的史诗性图景。

**主题:历史与生态的共同交响**

小说《阿尔善河》以内蒙古北疆草原为舞台,交织历史与生态,绘就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。阿尔善河,承载游牧文明对自然的尊崇,像脉络串联起草原从传统牧业迈向现代的转型,见证内蒙古北疆的文化与历史。作为草原生命之源,它似母亲滋养万物,奔腾跳跃的浪花与静卧入草原的姿态,勾勒出丰富人文世界。

小说起笔于20世纪40年代,秉持宏大视角,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,跨越革命、建设、改革与新时代。在时光长河中,演绎内蒙古草原几十年变化与进步,呈现传统与现代在前行的碰撞融合,深刻揭示历史的复杂多样与生命本质,体现内蒙古各族人民与国家命运、社会发展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,歌颂各民族相互扶持、携手构筑精神家园的信念与担当,堪称草原发展、家族变迁与普通人奋斗的编年史。

《阿尔善河》亦是生态佳作。它以阿尔善河为核心,罕乌拉山等自然元素为辅,展现草原生态的脆弱与重生,映射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。阿尔善河既是生命源泉,也是生态危机见证者。从早期过度放牧致草原退化,到新时代生态修复与可持续发展,小说摒弃“生态乌托邦”幻想,以生态与历史互动,直面发展代价。《阿尔善河》表现北疆儿女在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道路上的探索,揭示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真谛。在唤醒生态文明理念、呼吁尊重自然、保护生态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,小说具有深刻时代意义与现实价值。

**叙事:时空交错的宏大架构**

《阿尔善河》以地质纪年法为框架,巧妙融合线性与非线性叙事,构建了一幅北疆草原的壮阔叙事史。故事从内蒙古草原解放的曙光开始,穿越至新时代生态治理与乡村振兴,历史脉络如地质层般厚重而清晰。

在线性叙事的主线下,作者穿插倒叙、插叙,将时间切割成红旗、蒙古马、制香秘方等碎片,再将这些元素汇聚成叙事的主干,增添了叙事的层次与张力。人物的回忆、梦境与家族历史,通过内心独白、对话与往事追溯,展现了人物的复杂心理与丰富情感。永青扎布等待妹妹的悬念,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,而兄妹的团圆则以传统结构收束,却在阿尔善河的“悲剧性”归宿中留下思考。同时,阿尔善河流动性消解了时间的线性

逻辑,展现了草原“现代化”的迂回进程。牧业合作社的集体激情与改革开放的个体觉醒,生态保护的理想与矿产开发的现实,在“水库修建”“尾矿治理”等事件中交织,形成不同时代的空间切片。这种表达手法既回应了“线性时间终结”的哲学反思,又赋予草原传奇动态的时空张力。

《阿尔善河》的两大亮点尤为突出。一是河流的液态性象征多重意义:滋养生命的草原母亲乳汁,裹挟命运的历史洪流,以及映照人类与自然共生裂变的生态隐喻。液态叙事跳出传统框架,在流动与凝固的张力中,诗意重构了草原现代化进程;二是小说深度书写了草原游牧文明与现代性的碰撞,超越了生态文学范畴,在传统与现代、草原与城市的交错中,搭建了文明对话的场域。

**人物:时代的缩影与精神的象征**

《阿尔善河》巧妙地将“交往交流交融”的理念融入其中,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,共同织就了一幅内蒙古北疆草原的斑斓人物谱。这些角色,无论是普通牧民、基层干部,还是科技工作者与时代新人,都各具特色,共同构成了多元共生的族群图景。

仁钦道尔吉、永青扎布父子等老一辈牧民,经历了旧社会到新社会的转变,他们的坚韧与勤劳,是对蒙古马精神的生动诠释。永青扎布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牧民代表,不仅继承了传统牧民的优秀品质,更在新社会中勇于担当,成为牧业合作化和基层治理的积极推动者。

阿勇嘎则以共产党员和文艺宣传队侦察员的身份,表现了英勇与智慧的双重魅力。他不仅是战场上的勇士,更是革命精神的传播者,影响了新一代牧民的思想与行动。

南斯日玛的成长轨迹,从



少女到战士,再到有担当的妻子,她既是草原传统的守护者,也是新时代变革的见证者,完美体现了小说中的“双重光谱”现象。

年轻一代的牧民代表巴特尔,则通过科学养殖和生态治理,展现了草原牧民在时代变迁中的智慧与勇气。他敢于改变传统,勇于探索新的养殖方式,为草原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

而努尔金作为第三代牧民代表,他的故事则更加深刻地揭示了生态伦理问题。从盲目追求工业发展到深刻反思生态与生产的关系,他的转变不仅体现了草原上的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刻思考,更展现了对未来的责任与担当。

这些人物形象共同构成了《阿尔善河》的丰富内涵,他们的选择与奋斗在充满坎坷与挑战中不断闪耀着坚韧与希望,成为草原社会的缩影,反映了时代的特征,也使这部小说成为一部具有深刻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。

**语言:复调的生态系统**

《阿尔善河》在语言层面建构了一个独有的生态系统。蒙古长调的韵律、散包祭祀的祝词、草原植物的隐喻、制香秘方的神秘以及现代环保术语,这些多元的语言元素在小说中交织,营造出草原的粗犷与诗意。蒙汉双语的交融,现代器物与古老蒙古马的并置,展现了文化的碰撞与融合。

小说中的自然描写具有强烈的通感特征,如开篇对山泉与人物的描绘,营造出肃杀氛围,为后续情节埋下伏笔。这种写实风格源于作者的军旅生涯,战争场面的细节描写充满临场感,赋予历史叙事以血肉。多维度的感官体验,如同“风掠过草尖的声音像古老的胡笳,牧草的清香里带着铁锈的气息”,使草原成为具有主体性的生命存在。

《阿尔善河》在“河流语言”的运用上颇具创新。作者赋予阿尔善河生命与情感,将其流淌的声音、形态转化为特殊的“语言”。河水的奔腾咆哮传达着力量与

激情,潺潺细流则倾诉着宁静与祥和。这种“语言”既是自然景观的描绘,更是人物内心世界的映照。当主人公心情愉悦时,河水仿佛奏响欢快的赞歌;遭遇挫折时,河水的汹涌则象征内心的波澜。同时,“河流语言”串联故事,推动情节发展,如同无形的线索,将人物和事件紧密相连。河流的流淌象征时间的推移和生活的延续,在其“语言”的诉说中,故事逐渐展开,人物命运起伏,为小说增添了独特的叙事魅力、审美价值和深刻的生态文化内涵。

**意象:北疆诗学的符号编织**

《阿尔善河》创立了一个意象交织的文学世界,这些意象承载着内蒙古北疆的历史记忆与诗学特质,形成了特有的符号网络。这些意象源自游牧文明,以地理物象为基础,融入文化隐喻,构成了具有地域特色和自豪感的象征体系,成为解读“北疆诗学”的关键。

阿尔善河作为核心意象,不仅是游牧文明的母亲河,更是时间与记忆的流动象征。河流四季的变化暗合了游牧民族的生命循环观,周边的草原、树木、鲜花等意象共同描绘了内蒙古北疆的生态图景,赋予了空间历史与哲学的深度。

小说中,勒勒车、毡房、酒、茶等器物意象的刻画,重构了游牧文明的物质文化符号。勒勒车辙记录了迁徙与家族的历史,毡房内的酒茶交流承载着情感与宇宙观。这些符号在叙事者的诗意凝视下,成为了连接古今的记忆桥梁。

《阿尔善河》的意象呈现复调编织的特征。阿尔善河的流动与庙宇的静穆、狼群的奔突与羊群的迁徙等自然意象的互动,以及季节的叙事功能,共同构建了一个动态的自然与人类关系的壮丽框架。这种编织方式超越了地域书写的局限,引发了对人类与自然、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深刻思考。

在《阿尔善河》的符号网络中,每个意象都是内蒙古北疆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它们如同游牧文明的“文化指纹”,是历史与生态交响的具象表现。当阿尔善河的水波、草原的风、勒勒车的辙印等意象交织在一起时,它们演绎成了一部地域小说,更是一首北疆的诗歌。

这种“符号编织”的诗学策略,不仅坚守了内蒙古北疆的文化根性,还为鸿篇巨制的叙事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美学路径。通过《阿尔善河》,读者能够感受到游牧记忆的复苏与诗性符号的魅力,让这部作品成为了纸上的精神原乡。

综上,当小说《阿尔善河》结尾以篝火晚会和繁星满天的祥和场景收束时,当阿尔善河“一咏三叹”最终融入草原深处时,文学却从此启程,向着更广阔的共同体叙事奔涌而去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水系交融,更是多种文明在现代性语境下的深层对话。《阿尔善河》这部作品的价值,或许正在于它为跨越“胡焕庸线”的内蒙古文学又开辟了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……

